

抗戰小叢書第十一集

杜天雷

周希著



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印

MG
I 246.8
28



3 1774 3180 0

1

杜天雷

(一)沒有一個不知道杜天雷

山西省的西南，有一個縣份，叫做稷山。稷山縣的人，沒有一個不知道杜天雷。

杜天雷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傢伙，中等身材，紫醬色的臉龐，稀疏地長着幾粒麻子，胸脯寬大得驚人，好像在上面可以站得住幾個人。他從小就練得一身好武藝，打得一手好拳腳，說要打架，十來個小伙子圍着他，都不是他的對手。潑皮小狗子，就會經被他一把手提起來，像提小鷄一樣的扔在糞堆裏去過。

他、渾身是胆，渾身是力氣，那枝有茶杯口那末粗的白臘桿子，到了他手裏玩起來，就像風車似的。



這，從來不做壞蛋，專門愛打抱不平。碰到天大的事，總是拍拍胸脯說：俺「杜天雷担了吧！」因此，縣裏的人個個都敬服他。

(二) 佐藤大隊長也看中了他

不久，稷山縣淪陷了。

能夠走得了的老百姓，一個個逃到城外山裏去。鬼子兵進城後，把城裏攪得一塌糊塗，但是攪了一陣之後，那些鬼計百出鬼子官，和那些維持會裏不要臉的漢奸，串通着出起什麼「安撫告」，來欺騙我們老百姓了。

三月二十八日是稷山縣稷王廟該熱鬧的日子，大家的心雖然在跳，但這是一年一次的盛會，所以，還是有許多人去湊熱鬧。

在廟門外，預先搭好茶棚，裏面坐了好些人。蓋着的白布，在風裏嘩喇嘩喇作響。廟裏的戲台上，正在唱「南路戲」。在廟西的大槐樹下，圍着一堆人，不息地發出暴雷似的掌聲來。這時候，有一個鬼子的帶兵官，叫做佐籐大隊長的，帶着馬弁，拖着一雙笨重的皮靴，從遠處鉄拓鉄拓地跑過來。

喝采的人，只顧瞪大了眼睛，不斷地鼓掌，連佐籐大隊長來了也不知道，誰也沒有讓一讓。這使佐籐大隊長發氣了。

「八加；讓；」佐籐大隊長揚起馬鞭子，劈頭劈腦的就刷了幾鞭。被打的人，正預備發作，但回頭一看是左籐大隊長，便只好滿臉堆下笑來還鞠了一躬。識事的大聲地叫着：「讓開點，讓開點，大隊長的駕來哩！」

人堆裏讓出了一條路，佐籐大隊長便昂着頭走進去。

在人圈子中間，站着一個四十歲左右的漢子，他便是杜天雷

。只見他；光着上身，兩臂的肌肉，鼓得叫人可怕，手上拿着那條白臘鞭子和一個小後生打着一套「小快槍」。那靈敏的身手，像旋風一樣地迴轉着，叫人的眼都看花了。

佐藤大隊長也不時的掀動他上唇的小鬍子，跟着看衆們一起鼓掌。

從這時候起，佐藤大隊長就着中了杜天雷的一手好武藝。半月後，正式發表杜天雷做鞍山縣維持會的警備隊長。

(三) 幹呢？還是不幹？

這個消息發出後，有幾個人替杜天雷歡喜；「杜天雷做官啦；」但是另外却有大批人暗地罵他是漢奸。

爲了這事杜天雷會幾夜睡不着覺；幹呢，還是不幹？幹吧，是漢奸，別不想家境的人，別不想自己騎馬來，是夢話；不幹吧，

，這是鬼子「皇軍」的命令，逃竄了是沒有好處的，前兩天楊四鏟就是一個例，放着警備隊長不肯做，反而把命都送了！

「不過，俺杜天雷還沒有做過什麼隊長，試試看！」他還未想，得意地笑了，但一轉念，又想：「不對，俺生平不做壞蛋，什麼烏隊長，俺可不幹！」「再說城外那一路打得兇，說不定早晚會打進城來，他媽的，一切禱完了！」「不行，不行！」他死命的抓着頭皮，像要把頭髮連根抓下來。

他苦惱透了。

(四)最後他打定了主意

第二天清早，他照例起得很早，出去練功，這是他二十多年來沒有一天間斷過的。他跑到門口，突然在門裏邊發現一封信，這銀票顯是昨天夜裏有人從門縫裏塞進來的。他銀匙翻開鎖櫃字

，拿起來一信，信封上明明白白的寫着：「交杜天雷同志

」他媽的：「他想：是誰敢這樣大胆？這「同志」兩個字，是只有革命軍，游擊隊才敢這樣寫的。

他驚駭地把信拆開，上面寫着這幾句話：

「不要忘記你是中國人，你肯當漢奸嗎？這是你的家鄉，你要設法收復它。如果有困難，馬上到城西十里地的大槐樹下，找一個割草的人商量。」

下面的署名是：「□□□師旅長王謙。」

他心裏馬上着了慌，是誰傳的消息，他呆呆地站在那裏，天，把信緊緊地捏在手裏，茫然看着東方天邊的紅霞。

「俺杜天雷真能當漢奸嗎？」他向着自己。「俺爺滾生下俺，堂堂男子漢；一身的拳棒，學來不是當漢奸的！俺生在稷山，

死還得在稷山！」他像和誰賭氣似的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胸脯，「俺爺娘的墳墓在這裏，俺的家在這裏，有俺杜天雷，就不准……：俺不是壞蛋，俺不是壞蛋！」他咬着牙說。

但是鬼子的命令怎好不依呢？「割草的人」，「城西十里地的大槐樹下，割草的人……」「嗯，就這樣吧！」最後他打定了主意。

他挺起胸脯，長舒一口氣，取出洋火，悄悄的把那封信燒掉了。

他也再無心練武功了，連早飯也不吃，便獨自個兒出城西找那「割草的人」去了。

（五）杜天雷成了佐藤底下的紅人兒

四月二十邊，杜天雷正式做了稷山縣維持會的警備隊長。他

的二三十個徒弟，也學安插在警備隊裏。

「他媽的！杜天雷真的當漢奸了！」好多人暗地裏罵着。

自從他做了警備隊長之後，他對城防非常注意，城門口完全都是派他親近的弟兄把守。佐藤大隊長還請他教「皇軍」舞大刀，相信他得過。誰都是這末講：「杜隊長是佐藤大隊長底下的紅人兒。」

幾天之後，不知道從那裏傳來消息，說是中國軍隊要攻打稷山縣。這使人們的心頓時緊張起來了。把城門口的原來只四個警備隊二個鬼子兵，現在却添成六個警備隊，四個鬼子兵。城頭上架起機關槍。早上八點鐘，才開城門，下午五點鐘，太陽還很高的時候，就關上了。對於人們進出，搜查得很嚴。住在城裏的人，一天說不定要被搜查四五次。隨着搜查，老百姓的東西也被搶掠了去！

可是……
維持會裏，甚至……大……的司令部裏，還是時常發現軍隊油印的宣傳品，裏面滿是鼓動的話，叫中國人起來收復稷山城，不能老是苟且偷生，做日本鬼子的奴隸。那些宣傳品的結尾，總是這末二句：

「只要我們肯幹，菜刀鐵棍就是我們的武器！」情勢一天緊張一天，城裏的人漸漸的聽到槍聲，城門也不開了，無論誰也不許進出。佐藤大隊長是忙壞了，他每天總要到城上來看五六次，看警備疏忽不疏忽。

杜天雷非常賣力，還使佐藤大隊長看了很高興，一碰到他，總是翹一翹大拇指，拍拍杜天雷的肩膀，誇他一番。

夜裏，城外的槍聲響得更緊，城頭上的樹圍槍也越不斷地吐火舌，像一條赤練子似的，漫無目標地亂打。

惶亂。

城裡的商店和住戶都關緊了門，大家非常興奮，但也有一些

人們在街上碰面的時候，便會偷偷地問：

「怎樣了，我們的隊伍不少吧？」

「嗯，大約是不少吧。聽夜裏的槍聲，打得多密！」對方興奮地回答。

「能不能打進來呢？」

「一定會打進來的！」彼此興奮地笑一笑，把拳頭捏得緊緊

這樣，不覺過了三天。

第三天晚上，城外的槍聲疏了小了。第四天清早，那些驚惶了幾天的鬼子兵，又神氣活現地在大街上走了。那些先前說「一定會打進來」的人，這時只好躲在家裏，總着眉頭嘆氣。

「中國兵退了！」媽噠噠噠噠噠噠噠噠。

這件事之後，佐藤大隊長對杜天雷更加信任了。他請杜天雷喝酒，照例又是翹翹大姆指，誇獎他一番。

「這算什麼呢？憑佐藤大隊長和英勇的『皇軍』，還怕什麼呢？哈、哈……」杜天雷得意地大聲笑着，回答佐藤的誇獎。

(六) 對平跨很信任他的佐藤，「兵」的就是

一槍

槍聲早就聽不到了，但是城門還是不敢開。城裏的糧草和馬料都快沒有了，大家都很焦急。

一天傍晚，太陽快要下山的時候，有二十幾匹驢子，滿載着麻布袋，從西門的大道上緩緩走來。在每一匹驢子後面，都跟着一個頭上裹着白布的老頭兒，手裏拿着很長的鞭子，一邊吆喝着

，一邊拍拍地打着鼓口。看看快要走到城門口了。

但城門是關着的，而且關得很結實。

「幹什麼的？」站在城頭上的警備隊大聲地喝問着。

「送草料給警備隊的，你們不是要草料嗎？」下面的老百姓回答着。「不、不、不行：走：」鬼子兵打着手勢，說着生硬的中國話，叫他們走，不許他們進城。

但是那些老百姓却站着不動，把趕騾子的鞭子，插在麻包上。

騾子在城下輕輕地喘氣。

「走不走：八加：」鬼子兵把槍端起來，喀噠一聲，推進去一顆子彈。

剛巧這時候，杜天雷帶了警備隊，匆匆地跑上城來，便問：

「怎樣回事兒？」

鬼子兵暫時把槍放平了，警備隊就把剛才的事告訴了他。

「你們是送草料來的嗎？」他望向城下，用手指着那夥老百姓，還看着下面人的手，是不是有什麼表示。

「是的，你們是警備隊嗎！就是送給你們警備隊的。」下面的人也揚着手回答，並且揚得很高，好像生怕城上的人看不見似的。

於是杜天雷回轉頭，笑哈哈的告訴日本兵，這是他們警備隊用的糧草，前幾天得到佐藤大隊長的命令，派人出去催來的，「現在讓他們進來吧！」

鬼子兵似睬非睬地點一點頭。

兩個警備隊的弟兄下城去了，兩個鬼子兵也挺不放心地跟下去。

好容易把城門打開了，好久沒有東西走過的城門洞，現在又

嚮起了簌簌的馬蹄聲。

突然，「兵！兵！」兩聲，當頭的兩個老百姓在進城的時候，突然從腰裡抽出木壳槍，把二個鬼子兵打倒了。兩個警備隊好像和老百姓串通好的，在幫他們的忙。

槍聲劃破了沉靜的空氣，接着城內也起了槍聲。杜天雷一下，就抽回佐藤大隊長送給他的手槍，打死了一個日本兵，另一個看到風色不好想逃出，然而已經來不及。杜天雷插上手槍，一個縱步，就把他提到手裏，隨即舉勁往城下一扔，鬼子兵就被摔得腦漿迸流了。

東門南門北門各城門上的警備隊聽到了槍聲，也開始向鬼子兵肉搏，有武功的六個警備隊一下子就把四個鬼子兵解決了。滿城的老百姓，以為亂軍打進城裏來了，也紛紛吶喊起來，拿起菜刀鐵棍，個個帶着血紅的眼睛，像狂風暴雨一般在大街上亂闖，

鬼子兵就隨他轉命。

鬼子兵帶着倉惶的臉色，架起機關槍，躲在亂瓦堆後靜放。警備隊幫着老百姓，和鬼子對抗。

剛才趕騾子遠來的老百姓，從腰裏摸出手榴彈，向鬼子兵那邊拋過去。

正個的稷山城，像開水鍋一樣沸騰起來了，城外的山丘間，同時也響起了槍聲。

「遼遼帝、遼遼帝、遼遼帝……」

衝鋒號吹響了。無數的弟兄，從樹林，從山溝，從小河裏爬出來，用散開的隊形，向着稷山城的城門衝鋒。

杜天雷扔去了頭上的帽子，露出圓禿頭。把臂章扯下來，撕成幾片。額上騰着熱氣，左手插在腰裏，在等人斷殺。

「俺杜天雷不是壞蛋！渾身的掌棒學來，不是當壞好用的！

他像向誰討教似的問着。

突然，在城下轉灣的地方，他碰到了佐藤大隊長，喘着氣向前逃竄，手裏拿着一支精巧的手槍，還不斷的向後面打。後面，有一個警備隊和一個拿着菓刀的老百姓緊緊追着他。

杜天雷猛然拔出手槍，對平時很信任他的佐藤大隊長，「乒」的就是一槍，然而沒有打着。槍這玩意兒對杜天雷是比較生疏的。於是他索性扔了它，猛撲過去，就在這時。他的腿上中了佐藤大隊長一槍，但他的手已經抓住佐藤的頭了，一面飛起帶血的腳，只一下就把佐藤的槍踢開了。接着，對準他的眼睛，便是一拳，於是佐藤便像豬一樣的倒在地上了。

後面追着的老百姓跑上來，便解下腰帶把他反綁起來。

城裏四處都是槍聲，城外的隊伍，也衝進城裏來。不久，槍聲靜下去了，城裡已經沒有一個活着的鬼子兵。

(七)他是假裝的早就跟城外的王旅長通好

了

稷山縣克復了。就在當天晚上，南門的廣場上，開了盛大的軍民聯歡大會。

巨大的火把燃燒着，火光直透到半空，火光里站着拿了各式各樣武器的老百姓，各警備隊，還有剛才衝進城的□□師。

「究竟是怎末樣一回事兒，杜天雷這傢伙？」一個拿菜刀的老百的推一推站在他旁邊的一箇，悄聲悄氣問。

「傻瓜！這還不明白？一個興奮地回答道：他是裝假的，早就跟城外的王旅長通好了。

正說時，杜天雷和王旅長肩並肩的來了。巨雷般的掌聲從人羣中響起來，一響接一響，象大海裏的波濤一樣，好久都不間

斷。

你掛彩了，休息吧……我們寫給你的許多信，全都收到的嗎？」王旅長笑着問杜天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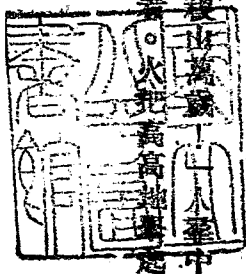
「收到的，完全收到了。」杜天雷答。

「真奇怪，敵人始終相信你嗎？」

「相信，不只敵人相信俺，連滿城的人也相信俺——相信俺當漢奸，哈哈……」杜天雷張開着嘴，狂笑起來。

「這個把月功夫真難挨，」他接着說：「城裏的人，都向俺白眼，背地裏罵俺。他媽的，俺杜天雷活到四十多了，從來沒有這樣受過罪……」

「杜天雷要得！」「杜天雷萬歲！」「殺出萬歲！」
有一個這樣喊起來，接着大家也跟着這樣喊着。火把高高地舉起，
寒，賊聲賊氣越大了。



「社稷萬歲！」

「河山萬歲！」

「中華民族萬歲！」

82

772040

11

X

SKBC
IG
[246.8
28